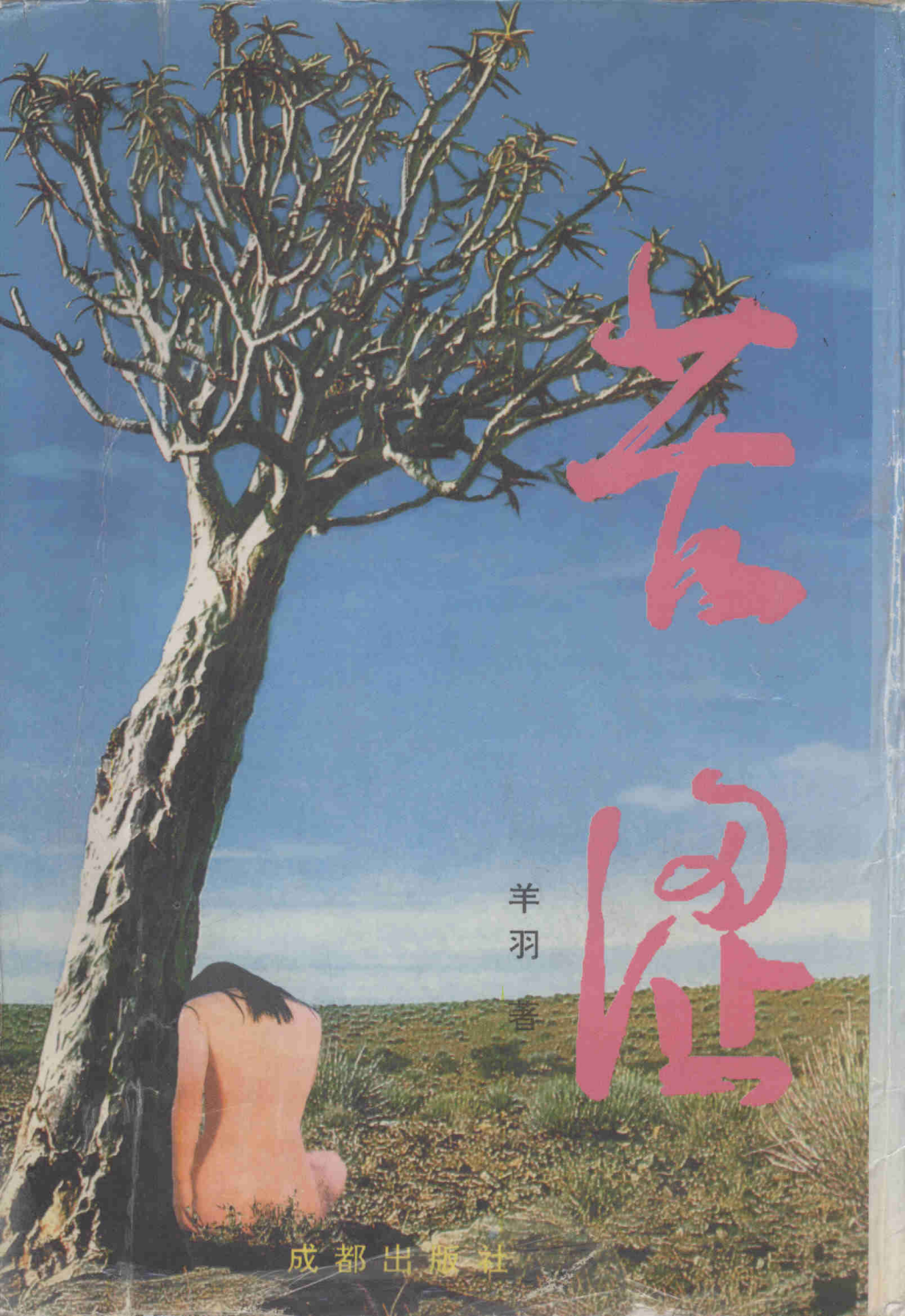




左

健

羊羽 著

成都出版社

苦 涩

作 者:羊 羽

责任编辑:刘光灿

封面设计:安渝平

技术设计:和 平

出版发行:成都出版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百花东路2号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号码:(028)7765071 778384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夹江县印刷厂

版 次:1996年1月第1版

印 次: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5

字 数:300千

印 数:1—20000册

书 号:ISBN7—80575—902—2/I·238

定 价:1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当知青难，
当女知青更难。

—— 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隐 痛	(1)
第二章	迷 途	(50)
第三章	沉 沦	(100)
第四章	禁 果	(143)
第五章	春 惑	(214)
第六章	拼 搏	(274)
第七章	潇 洒	(348)
第八章	轮 回	(409)
尾 声		(472)

第一章 隐 痛

杨秀敏决定再结一次婚时，想的只是从简操办。“二婚嫂”的人，张张扬扬办喜事，愈是风光，愈招人议论。弄不好还会被人在背后追查她婚姻的“历史问题”呢。

杨秀敏一想到那年头最时兴的“外调”这词儿，便禁不住头皮发麻，心有余悸。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就是被那一次“组织上的调查”毁掉的。

她在被“外调”之前，与第一任丈夫也算是恩爱的夫妻了，肚里孕育着他们爱情的结晶——一颗两个多月的生命种子。只是他俩还未在人前公开举行婚礼。但在她腹中那枚小生命的催促下，办喜事的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序，时间定在 1976

年的国庆节。

可就在她要借这个举国欢庆的重大节日，来烘托她终身大事的喜悦之际，9月21日，她当时在S市任教的某小学，来了两个外调人员。

她被叫到校革委办公室。召见她的除了校革委的一把手外，还有一对陌生的中年男女。

她万万没料到，这两位陌生人，来自她下乡当知青的A县。他们的“调查”虽然没有结果，但留下的她在乡下“作风败坏”的疑团，注定了她第一次婚姻的破裂。

当然她现在对第二任丈夫，应该不必再顾虑了。她已是有过婚史的女人，早已卸下“处女贞操”的负担，他也无权再追究她在性方面的“历史问题”了。

不过，对第二任丈夫她仍然小心翼翼地避免谈及往事。不愿意让自己才起步的新生活，又受到那些陈年旧事的影响。

其实，杨秀敏与前夫第一次同居也是极慎重的，是在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的那天晚上。

可后来前夫却把他俩这第一次“合法”的做爱，视其为她的“阴险”。

当然，杨秀敏把这个美妙的时刻选择在那个晚上，倒真是用了点心计。那张像奖状一样的结婚证，给了她的“彻底奉献”某种保障，她才可能毫无后顾之忧地与他一块进入那种灵与肉浑然一体的极乐境界。

因而最令她痛苦的也是，首次全身心对前夫毫无保留的奉献。她付出的狂热和那令前夫心醉神迷的激情，这在她已有过的性体验中，可谓“史无前例”；谁知婚后这份竭尽心力的真情，后来却被前夫唾弃为“骚劲十足”。说是“第一个回合”，便

被她击溃了理智，懵得晕头转向。

杨秀敏始终认为，人人都有保留隐私的权力，包括夫妇之间。尤其是婚前，两口子既互不相识也就不存在道德的责任。因此当前夫行使了“初夜权”却未发现“见红”时，兀自疑惑道：“怎么会这样呢？”杨秀敏并不惊慌，反故作恼怒道：“亏你是知识分子呢！怎么既封建又缺乏常识。农村的劳动强度，书上也讲有可能致使处女膜破裂嘛！”

前夫倒被她的话赧红了脸，赶紧给她道歉。杨秀敏也不以为这种隐瞒可构成欺骗，轻松自若地把她在这之前与其他三个男人曾有过的性关系，掩匿起来。

后来前夫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她这种视耻无愧的坦然态度。

面对第二次婚事，杨秀敏除了心若止水缺乏激情外，态度一样坦然。但这“坦然”不再轻松；细细品嚼，还有着一种莫名的隐痛。恍惚间，她仿佛又依稀听见，那两位“外调人员”令她心惊肉跳的问话。

“你知道么？你下乡的那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现已停职反省。”

杨秀敏还记得她当时禁不住一个激灵。为了稳住心神，她几乎屏住了呼吸。

“在你们那位林书记的问题中，发现有破坏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为。你们大队已有女知青写了揭发材料。”陌生女人盯着杨秀敏这么说。那目光，令她感到一阵透彻入骨的寒冷。

“是吗？”杨秀敏不得不避开眼神，竭力控制背脊泛出一阵阵毛骨悚然的颤栗。她知道她当时的脸色有些苍白，并联想到

那“揭发”一定是邱梅英干的。

“目前，县里派出工作组已经作了调查，那位林书记利用职权诱奸女知青事实确凿。但不知他在你离开农村前，是否对你有过不轨行为？希望你能协助我们的调查工作。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会为你撑腰，实事求是拿出勇气揭露这种混入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陌生女人以开导的语气亮出来意。

杨秀敏却一眼瞟见学校的一把手——校革委主任，正用一种新奇而又暧昧的目光打量她。仿佛她突然间变了模样。

她手脚冰凉，可脑子被“一把手”的眼神刺得骤然清醒起来。这位“一把手”与她前夫的母亲很熟。可以说，她作为1973年S市中等师范学校的首届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没按照“哪来哪去”的分配政策，分回原下乡的A县教书，全靠她当时的婆婆——S市文教局某科副科长与这位“一把手”的“里应外合”。

是他指名点姓把她要到这座市里条件最好的小学来任教的。

杨秀敏镇定了情绪，故作惊讶地感慨道：“真没想到林书记会这么坏，我还一直以为他很正派呢！”

两位外调的陌生男女交换了一下眼色。又由女的继续发问：“怎么，你一点也没有察觉他的品质问题？但你们大队有人向工作组反映，说你推荐前，与林书记关系密切，还说他经常在生产队出工时，把你叫到他家中去。”

杨秀敏不得不故作忿然道：“谁乱反映谁烂舌头。我当时是大队团支部的学习委员，难道找党支部书记汇报知青的思想和学习情况也有问题吗？推荐我读书是大队党支部会议的决定，当时凭劳动表现，包括公社举行的文化考试我都最突

出,这些你们可以查推荐的原始材料。再说大队十二位知青中,我年龄最大,所以贫下中农就先推荐了我。”说罢,她才意识到自己扯得太宽了。人家并未涉及她的“推荐问题”,她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倒真有点做贼心虚似的。

的确,陌生女人抓住了她的破绽,笑了笑,仍耐心地说:“你年龄最大是事实,最先推荐你也体现了知青的照顾政策。问题在于你说的‘表现’和考试成绩。我们已经了解到,当时你们大队的先进知青叫刘永忠,1972年底就出席了县里召开的知青‘先代会’;而你们大队另一位叫周宇虹的女知青,那次文化考试不仅在你们大队,而且在公社也是名列前茅。按你刚才的说法,推荐的原始鉴定材料就有不实之处。但这些我们认为无论怎么看也不是你的错。你们知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农村,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们不受伤害。就算因年龄大的缘故想早些走,曾经迫不得已做过点错事,现在也不必顾虑。要想信党的政策,相信我们会替受害者绝对保密。”

杨秀敏真正地愤怒了。这两位外调人员,开口保护,闭口保密,难道那些屈辱,灵魂被扭曲的堕落,是他们如今轻飘飘表示的正义感能改变的么?她现在还需要谁“保护”?她早已经通过付出的沉重代价摆脱了苦难。她需要的只是维护刚刚获得的新生活。“蜕化变质”分子该当何罪于她无足轻重,而他们这番来意,却可能伤害到她即将圆满完成的婚姻大事。

为保护自己的“清白”,她不得不恼怒地拒绝“配合”:“我可没啥需要你们保密的。无论你们查到什么,都与我无关。我和林书记关系很正常,那些对我的怀疑,是别有用心的污蔑,也请你们别拿啥‘保护’政策来败坏我的名声!”

“杨秀敏同志,实事求是就行了,怎么能以这种态度对待

组织调查？”“一把手”俨然正色地批评她道。

杨秀敏当时也豁出去了。哪怕将她的态度上纲上线为“攻击”，她也要坚持维护自己的名声。

她冷冷地拂袖而去。

如果婆婆不是官场中的人，抑或她的“态度问题”能抵销那“外调”留下的怀疑。然而婆婆不仅组织观念极强，也深谙消除疑团的灵丹妙药只能是自己亲自出马再次对儿媳进行“外调”。

—

面对第二次婚姻，杨秀敏除了想以此为句号与过去作个彻底了断外，其它考虑都相当实际。

第二任丈夫名叫高文仲，是省城某电子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年龄 56 岁，前妻系病故。

杨秀敏早在认识他的两年以前，已从 S 市调回省城。她是独女，又已经离婚，回到父母身边后，她才打算重新规划人生。

她依然在一所小学任教，但作为一位四十岁出头的女人想再婚也并非易事。因此，经人介绍她与高文仲认识时，他那三室一厅的居室，以及他的职称，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她无心重视他的秃顶和发福的肚皮。高文仲虽有一双儿女，可儿女已经成家，在银行工作的女儿也正积极筹备嫁人；因此能把照顾父亲的义务交给杨秀敏，儿女们都感到轻松和欣慰。加之杨秀

敏没有拖累，离婚时她的儿子判给了前夫，倒也成了她容易被别人接纳的优势。

一桩婚事，按各自的标准权衡很快都推出“满意”的结论。省去“感情”这道复杂而繁琐的程序，便也节约了许多“了解”的时间。从认识到领取结婚证，杨秀敏与高文仲只花了3个月。

办理了那道结为夫妻的合法手续后，杨秀敏就想草草举行个仪式，搬进高家了事。可高文仲却不同意。既要重新装修他那三室一厅的居室，还要换套全新的家具。而且未容杨秀敏回过神来，他家已进驻了好几个装修公司的工人。两天工夫，便又砸又敲地将那原有的格局，破坏得面目全非。杨秀敏只好与他一同着手处理那些五六十年代风格的土漆家具。

不过，高文仲对第二次“终身大事”极其慎重的态度，倒令杨秀敏始料不及并有些感动。再注意他那白白胖胖、温文尔雅的形象，曾经还暗自觉得他“有点像太监”的刻薄讽喻，便令她惭愧得脸蛋发烧。从高文仲并不与她多商量，便独断专横地要为操办婚事大造声势的行动中，她体会到他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慨。

杨秀敏突然为自己的再婚，生出一种莫名的侥幸。她未料到，今生还能遇到一个对她如此尊重的好男人。不过，“侥幸”的余味却有些苦涩，令她内心悠出一缕隐痛来。

杨秀敏与高文仲的婚礼定在1992年“五一节”这天举行。算起来虽然还有两个来月的筹备时间，可经高文仲这么一规划，筹备工作就再也不会从简了。

接着的事便是购置家俱。已迈进九十年代的家俱商场，仿佛领导着人们生活消费水平的新潮流，一味趋向豪华。

高文仲毕竟只是手头不太拮据的知识分子，操不起“大款”。面对城里各大家俱商场那些从款式、格调、做工、用料到价格均叫人眼花缭乱的纷繁现象，他便不再自作主张了，建议和杨秀敏一块先搞市场调查；经过一番比较研究后，俩人一起再作定夺。

于是，那段时间每逢星期天杨秀敏便和高文仲一块逛商场进行“调研”。这天总算看好一套家俱。与那位在国营商场占据一个角落的私营老板谈妥价格，说好取货时间，俩口子交付了定金总算舒出口气来。之后便随意往商场别处转去，不觉踱到工艺美术专柜前。

一位女人手里的一捧红玫瑰吸引了杨秀敏的视线。虽然在这种地方谁也知道这玫瑰乃绢绸扎制，可绿叶扶疏下，那花朵儿娇艳欲滴，使人仿佛嗅到了浸润在花瓣间露水的气息和淡淡的芬芳。

杨秀敏突然也想买一束，插在新房的客厅里，增添喜气。刚准备示意高文仲看，没想到他也注意到了，赞叹道：“这玫瑰花红得鲜活又凝重，艳而不俗！”

“我也这么想哩！”选花的女人听见这句评价，很高兴地瞥了高文仲一眼，便对身旁的一位男人道：“你还嫌它太浓。听听人家的看法吧！插花色调太清淡，起不到点缀的作用。”

杨秀敏听女人的口气，知道这对男女是两口子，便不经意地瞥了那男人一眼。正好那男子也偏过脸来打量她和高文仲，不防与她撞了个眼对眼。

四眸相碰，如同电击，双方瞳仁都不约而同地一颤，脸上的表情都猛地僵住了。距离太近，两人均无法回避，那男子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竟焕发出一个略有些许尴尬，却也溢出

热情的笑来：“秀敏，原来是你！”

杨秀敏也在这一瞬间，调整出来淡淡的微笑，抿了一下嘴唇说：“哦，你们买花！”便想拉高文仲走开。

殊不知那男子有些不识趣似的，竟靠前一步以完全是老朋友见面的那种兴奋地道：“好多年没见到你了。前不久听说你已经调回来，想去看看你，又不知你在哪里工作。这位是……”他望着高文仲笑着问道。

一听他说“调回来”那三个字，杨秀敏感到心房仿佛被狠狠揪了一下，撕扯出阵阵隐痛。她脸色开始泛白，又察觉到他那“想去看看你”的话中的虚伪。不知她现在的工作单位，难道就找不到他曾多次去过的她父母的家吗？她脸色由白变红。自己今生今世最不愿见到的人，就是他了。他是她的祸根，不是为他，为着那“调回来”，她会赌气下乡、最终将自身疯狂地扭曲吗？

若要她将对男人的体验按痛恨、玩弄、自虐型划分，他只会令她牙根发痒。

可碍于高文仲的面，她不能失态，只好对他介绍道：“这位是我的爱人，高文仲！这位是我的中学同学，朱……”她故意顿住，仿佛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朱军！”对方毫不介意地自报家门，与高文仲握手道，“高先生，幸会，幸会！你也和秀敏一块调回来的吗？”

杨秀敏瞥见他不断拿眼角打量高文仲那已谢顶的头颅，竟觉得他那“一块调回来”的话中含有恶作剧的意味。一股恼怒从腹中窜起，便挡驾似地替高文仲回答：“你搞错人了。他在省电子研究所工作，高级工程师，不存在调回不调回，我们刚结婚！”

朱军一愣，神色有些困窘地道：“哦……对不起，高先生，我还以为……实在抱歉！”

高文仲倒很坦然。看样子他已听出朱军，是把他当成了杨秀敏的前夫了，笑笑说：“没关系！”竟从衣兜里掏出名片夹，理出一张递过去。

两位男人交换名片时，杨秀敏竟对高文仲这一举动生出不满来。她自始至终都没有认真瞧朱军的妻子一眼。给高文仲介绍朱军时，也故意不提她。她早就认识这女人，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那唯有的一次谋面，烙在她心上的耻辱却终身难忘。她知道，就在朱军招呼她时，她俩就相互认出谁是谁了。

分手之后，杨秀敏突然失去了兴致。高文仲似乎觉察到她的烦闷，便道：“这商场逛起来也挺累人的。反正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不如打道回府吧，以后有精神再来！”

三

世间事真难以预料，越是避之不及，越容易被撞上，就像老天爷有意和人过不去一样。

杨秀敏和朱军，快二十年未见面了。没见着时，倒觉得两人虽说共戴一小块天，但要在这人口近千万的大城市中“冤家路窄”很难；猝不及防地狭路相逢了，由于恩怨难消，回头体会的不是相互都老了一截的感慨，而是觉得这世界真小。尤其是杨秀敏，受高文仲感染，才有了点儿操办婚事的趣味，不防与

朱军邂逅，竟然雅性顿消。

她老是感觉到在这个节骨眼上碰上他很不舒坦：既不愿意在高文仲面前表现出她对朱军的在意，又摆不脱他带给她的那片晦色，特别是朱军打量高文仲的诧异眼神，竟然使她对自己人生的第二次选择，又有了一种无可名状的黯然。

迷离中，前夫那高大魁梧的身坯与阳刚气浓郁的面孔又晃动在脑海里。倘若拿前夫与朱军相比，不仅分不出高下，这两位男人似乎还有些挂相。抑或她在选择配偶时，就下意识地被朱军的形象左右着。

杨秀敏人不怎么漂亮，但体态丰腴，女人味极浓。尤其是处于青春时期，男性的阳刚气质对她有着一种天然的磁力。虽然如今她清楚选择终身伴侣注重人的外形对自己早已过时，可朱军在商场里看高文仲的那副眼神，使她不忍再多瞧第二任丈夫那满脸喜气了。

随高文仲从商场出来回到正在装修的新家后，杨秀敏看着那快完的客厅和卧室扯得乱七八糟的，心中更烦。便推说头疼想躲回父母家去。高文仲不让她走，打开那间待最后装修的书房，把她安顿在一张躺椅上，便给她找扑炎痛药片。

杨秀敏无可奈何，又不肯吃药，便闭目养神。高文仲也不讲话，两人沉默了好一会。待杨秀敏睁开眼时，发现高文仲坐在书桌旁静静瞅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反常情绪有些失态了。正想与他说点啥，高文仲先开口道：“秀敏，既然我们已是夫妻，我今天不防和你谈谈我对生活的态度吧！对我来说，我们之间不存在过去，只有现在和未来。我们各自的往事要保留、要淡忘都是自家的事，愿不愿意相互交流，都无所谓，并不影响我们创建共同的生活。我知道离过婚的女人心是苦的，谁会

无端离婚呢！但离异的理由属于个人，与我无关，我也无权过问。虽然我俩现在还谈不上啥感情，可我既然愿意做你的丈夫，我认为就应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淡化你那些苦衷。只是我感到你对我们的婚姻在人前还不够坦然。其实管他结过几次婚，能娶能嫁就是人生喜事！旁人咋看咋想由他们见智见仁去，重要的是我俩愿意一块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

杨秀敏呆住了，她没想到高文仲会如此豁达。她被他那男子汉大丈夫的宽广胸怀深深打动了，怔怔地瞅住他，眼里渐渐浸出泪花。

趁高文仲给她递来手绢，她冲动地一把握住他的手，凭借那手腕的力量她从躺椅中挣起身来，向他肩头靠去，第一次主动偎进他的怀里。

往事悠悠，岁月匆匆，那已用离婚与工作调动封存起的始于情、乱于性的历史，竟被高文仲的宽厚与体谅悄悄掀开。其中的万端辛酸又幽幽地浸润着杨秀敏的记忆；沉寂于心底，曾被辜负的情感，也随之颤颤地苏醒过来。这重新注入了活力的情感哽在她的喉头，噙在她的眼里，融融地在她胸臆里温柔地化开，化成她对高文仲的依附和信赖。既然生活已不再要求她痛苦地“自白”，她又何苦不坦然起来直面后半生呢！

杨秀敏想起了那片黄土地，和在那方乡土上共同度过一段青春岁月的哥们、姐们。自打离开那里起，她一直回避他们，只为着与往事斩断关系；可事实上，那异乡的土地只埋葬了她的纯真与对爱情的企求，却并未掩埋掉她的耻辱。为着自虐型的扭曲，她付出的代价是整个青春溺于羞辱中不能自拔。如今在高文仲的搀扶下，她终于可以像蝉蜕一般摆脱陈年旧事对精神的羁绊，轻松舒爽地重新步入家庭生活了。她又何不更洒

脱一些，把那当年一块“战天斗地”的知哥知妹们邀来聚一聚，坦坦荡荡地在人前举行她的第二次婚礼，从而了却这多年以来夹杂在“回避”之中的，那些内疚和与那些小哥们、姐们的恩恩怨怨呢？她彻底改变了草草操办婚事的主意。

杨秀敏开始着手拟定寄送结婚请柬的名单。他们有与她一块安置在 A 县永红公社三大队一小队的董良茜；二小队的曾天驰（牟峰 1975 年为陆倩丽与人争风吃醋斗殴死于非命，没法来了，遗憾）；三小队的邱梅英（陆倩丽已嫁到香港，但还是给她娘家寄去一纸请柬，以示牵挂之情）；四小队的夏菊云和周宇虹；五小队的刘永忠，王家瑞（写着这名字杨秀敏心儿一颤，兀自热了脸颊，内疚悄然溢在心田）；六小队的钱传兰（李晓听说去了美国，也与陆倩丽一样处理）。

高文仲在旁看了这十个人的名字，居然怂恿似地问道：“你怎么忘了请那个朱军？”

“我请的全是一块当过知青的人。”

“你们那阵子不是全部下乡吗？朱军没去？”

“我晚两年才下农村，没跟着学校走，和所有的中学同学都没有‘广阔天地’的战斗友谊和交情了！”

高文仲不再吱声，杨秀敏又补充一句：“朱军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我们各自下乡后就断了缘份。你就别再提他了。现在我还挂念着的，可称得上朋友的人，都是一块插队的那些比我小三四岁的小知青们。”

杨秀敏要用心身的坦然，驱散这些年一直压抑着她的那片“知青阴影”。再婚的意义对她而言是生活的开端。她走出往事的全新面貌，也只有那帮“小知青”们能体会得出来。至于他们的理解，也就是用高文仲的说法，由他们去见智见仁吧！